

蒲公英

老人與初心



公英園小札

記得很久很久以前，確切時間記不起來了，那時我應該還頗為年輕，也許離不惑之年還有長的一段距離。在參加一次文藝集會時，有位年輕的小伙子做司儀，我記得他說過一句話：「等我退休後，我要把剩餘的時間用在寫作上。」台下掌聲雷動，那位小伙子，好像從沒見過他的作品見報，不過有理想總比沒有好。

我小時讀書不是很用功，成績在中文。記得我們每學期多少有些舊同學被分到別的班級，也新增了些許從別的班級轉過來的新同學。我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總是雷打不動，在同一班級讀到小學畢業，前幾個月才綴學被父親帶過洋，這一恍已過了六十五個春秋，我從一個楞頭青，熬成了白髮蒼蒼的糟老頭。

雖然讀書不是很勤力，也不知怎地，小時就夢想著長大後當一名作家。這應該就是常常在報紙上見到的「初心」；是的！我真的是沒忘「初心」。

如今老了，菲華文藝界把我稱為「作家」，作家這二個字，太沉重了。既然被稱為所謂「作家」，只有硬著頭皮，當一名寫作者總比「作家」最後成了名符其實的「坐家」好得多了。

我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第四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在當時的《華僑商報》每逢週日出版的《華僑週刊》裡的《學生園地》，以筆名辛子發表了我有生以來第一篇習作，這筆名我只用了二次，後來我也用過映英、吳梓等筆名，爾後都用「蒲公英」。這筆名一用就六十幾年。

人生就是這樣，一恍六、七十年就這樣過去了，我從一個年青力壯，健步如飛的小伙子，而成為老態龍鍾，走起路來，力不從心的老人。

小孫孫們一個一個的茁壯成長，十幾歲的孫兒孫女，個個都像小牛犢一樣，我總喜歡親吻他們的頭髮，以前我得彎著腰吻他們，如今會換著他們彎著腰了。

人老了除了讀書，寫點嘮什子的雜文，詩已經好久寫不出來了。

說起讀書，中文書籍讀過的數也數不清，無年青時著迷於三、四十年代的雜文：巴、沈從文、老舍、蕭紅、蕭軍、夏衍、茅盾、冰心、姚雪垠、張恨水、魯迅等大作家的作品，至於英文文藝書籍讀過的只是屈指可數的寥寥幾本。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賽珍珠的《大地》，以及六十年代一部Torence Stamp的《The Collector》，這本Parkot Book（中文好像譯成「袖珍書」什麼的，我不太了。）曾搬上銀幕，很是賣座。海明威、賽珍珠是耳熟能詳的大作家，曾得過諾貝爾獎。至於Terence Stasup，不列傳傳，如流星一恍就過。

如今，人老了，可以說我是不忘「初心」，每天除了讀書與老伴手牽手逛商場，我喝咖啡老伴喝茶，看看電影。

我的所謂「初心」，就是寫些浪費讀者時間的所謂雜文。

另一個消磨時間的最好方法是瀏覽手機視頻。

說起手機視頻，裡面的文字，常發現白字。

製造視頻，拼流量，應該嚴謹點，在文字上，不應該時不時的出現白字。對莘莘學子，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我這糟老頭，至今雖讀書，喜歡塗塗寫寫的所謂對文藝的「初心」，幾十年如一日。我沒有想自己是什麼「作家」，作家不作家的，沒什麼重要，我只是至今還是沒忘自己年輕時對文藝的執著，對文藝的「初心」，至今沒變。

2026年7月27日

老油條

大陸博主對鄭麗文的反駁



談天說地

台灣回收，需台灣人同意嗎？這個問題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一直迴旋在咱們腦際。因為李登輝修改課綱，執意去中國化，割斷台灣與中國之間歷史淵源，執意分化台灣和中國自古以來屬於中華民族領土。塑成今天許多台灣青年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早晚必須收回台灣是十四億中國人的責任。最近大陸有位博主說鄭麗文在訪問大陸期間曾提出統一台灣，回收台灣須要2300萬台灣人的樂見和認同……。這是非常錯誤的，是混淆了國家主權與地方民意，台灣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台灣，如果一定要按照人民意願投票，那麼14億的大陸人的意願為主體意願，少數服從多數，是符合台灣所謂的民主方式，鄭麗文形容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是戀愛關係，她說：大陸和台灣就像我和你，不認識也不喜歡，但是我們已經被父母指腹為婚，可這就算是指腹為婚，但是我們兩個總要先交往一下，如果兩個人真心相愛，那兩個人的結合才是順理成章。首先關於你這個兩岸關係，是情侶關係是不正確的，是大錯特錯的言論。兩岸的關係正確定位是母子的關係，孩子終究是要回到母親的懷抱裡……。在積弱的舊中國，日本鬼子佔領台灣，殖民台灣人半個世紀需要台灣人的同意嗎？在歷史，在主權，在民族尊嚴和領土完整面前收回香港，中國需要香港人同意嗎？，還有中國收回澳門需要澳門人的認同嗎？

鄭女士您是土生土長台灣人，難道不知道台灣社會思想有多麼複雜嗎？台灣曾經受到日本殖民歷史五十年，又受美國文化滲透，再加上民進黨長期推行去中國化教育，百年老店國民黨難道沒有絲毫責任嗎？且台灣民眾的構成十分複雜，台灣這一片土壤是什麼樣子妳鄭麗文最清楚……。按照妳的表述要統一台灣就是遙遙無期的空頭支票，甚至按照妳最近提出仿效歐洲模式的邏輯進行推行統合論，是不恰當和荒謬的，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是只

談戀愛而不結婚，妳我睡覺可以，但堅決不領證，不結婚而且不生孩子，妳明確大膽告訴你，妳可以天天給你戴綠帽子，哪怕你看見了她會告訴你，咱們沒有結婚我是自由的，甚至逼急了妳會叫來兩個相好閨密，一個會拳擊，一個會相撲，關鍵時人家還武力威脅你，讓你落得人財兩空，這不是玩笑，我們來看一組數據，2025年前9個月，大陸從台灣進口了1.693億美元的貨品，台灣就享受著大陸經貿往來的紅利，然而台灣人卻迴避統一，我們道路給的還少嗎？個人感覺鄭女士您的演講充滿激情澎湃，看似聚焦台灣民眾福祉，營造出為民請命姿態，妳利用一個中國的假象，強行作為和平統一的劇本，國民黨的部分勢力總是偏安一隅迴避統一，如同偽裝成健康細胞的惡性腫瘤，表面上喊著一個中國，有個「九二共識」假象，實則拖延統一進程，企圖陷入無意義的讓利談判，讓兩岸分治成為永久不統一的事實……。

大陸這位博主說出了77年來我老油條對台灣人拖延統一的心聲是一致的。博主站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點，用截然不同角度看兩岸必須統一的真相，這位大陸博主從國家主權與法理層面對台灣島內政客偽善面具的掘發得淋漓盡致，博主一針見血點破了像鄭麗文、柯文哲、韓國瑜、朱立倫、趙少康等，這類政客詭辯邏輯，把嚴肅的國家主權降到可以討價還價的「戀愛關係」，企圖用地方民意來綁架14億中國人的國家意志，這種狡猾伎倆是數十年來一邊允許大陸每年上千億美元貿易紅利，一邊卻高喊著不經我們同意就不能統一的詭計，本質上就像婊子一樣賣肉要錢不要人，口中還裝清高廉潔嘴臉。歷史早已證明，國家主權從來沒有任何商量餘地，這不僅是法理底線，更是14億人的共同底線，兩個觀點結合起來，無論是情理上的民族大義，還是法理上的主權不容談判，都指向同一個結局，看清了和平手段已成幻想，只有武力解放台灣才是唯一辦法……。

稿於2026年6月30日

黃棟星

母親為鄰里代筆「給阿嬤的情書」



各說各話

上世紀70年代，冷戰格局之下菲律賓對華移民政策收緊，內地鄉親不能直接入境菲律賓。旅居菲國的閩南先輩與故土家人相隔汪洋，骨肉難以相聚。國家結合當時現實情形，出台僑眷赴港團聚政策，內地直系親屬可以申請前往香港暫住，等候菲律賓移民局批准入境文件，香港由此成為晉江僑親赴南洋重要中轉站，1972年我隨同母親離開家鄉前往香港，正是那一代僑眷的共同際遇。

當年申請赴港名額十分稀缺，由福建省統一分配，審批流程嚴謹繁複。按照內地規定，僅限配偶、12歲以下子女這類直系親屬才具備申請資格。需要父親提供長期僑批憑證、往來書信以及經濟擔保文書，材料經由大隊、公社、晉江僑辦、公安局逐層核查，許多鄉鄰等候數年才拿到通行證。出境口岸限定深圳羅湖，不能另行選擇別的通關地點。

獲批之後，對於能去香港探親充滿期待。我和母親隨同一眾同鄉搭乘長途大巴啟程。那時閩南還沒有高速公路，沿途道路多為砂石路面，一路顛簸崎嶇。車輛途經南安、廈門、漳州，傍晚落腳汕頭山頭用餐休整，一整天車馬勞頓。抵達深圳之後暫住華僑招待所，翌日排隊過關。內地邊防人員核驗證件、檢查隨身物品，確認無誤方才放行。

立於深圳河之上的羅湖橋，記載改革開放前後血濃於水的中港親情。穿過羅湖橋——那是我少年世界的邊界線。走出羅湖口岸，姑父與姑母在關口接我們，父親早已在英皇道國都大廈租好一間板間房。一家三口擠在其中，走廊的公共廚房永遠飄著各家飯菜混雜的氣味。隨後數日，我們在港府各個機構間奔波辦理繁瑣的手續，正式開啟了在這座城市的歲月。

北角：小廈門的南洋遺韻

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處於劇烈的

轉型期。一方面，製造業如紡織、塑膠、假髮業支撐著「亞洲四小龍」的榮光；另一方面，中英角力已然拉開。1971年麥理浩總督上任，推行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試圖穩住民心；但1972年中國政府聲明「1997年收回香港」，像一顆定時炸彈，埋在了每一份土地契約之下。

對於我們這批從閩南來的新移民而言，這些宏大的政治敘事不如一碗熱騰騰的豆奶水餃來得實在。當時的北角與鯉魚湧一帶，被稱為「小福建」。這裡不僅是福建商會的大本營，更是南洋歸僑與僑眷的聚集地。春秋街的叮叮車緩緩駛過露天市場，兩旁是操著泉州腔、廈門腔的攤販，賣著剛從西貢運來的活魚和東南亞進口的香料；馬寶道的士多店裡，收音機播著台語歌或南音，空氣中瀰漫著咖喱與麵線的混合香氣。

在這裡，閩南人保持著極強的社群認同。大家互稱「鄉親」，借錢不用立字據，找工作靠同鄉引薦。父親常去的茶樓裡，坐滿了從菲律賓、新加坡回來的僑眷，談論著南洋的生意與香港的樓價。這是一種獨特的「南洋—香港—福建」三角文化：喝的是鐵觀音，看的是邵氏電影，心裡惦記的卻是唐山祖屋的修繕。

回望七十年代內地，物資匱乏，糧食、布料、肉食全部憑票分配。農村百姓依靠務農賺取工分維持生計，穿著樸素簡單。當時出境管控嚴格，普通人很難走出國門。僑眷雖然因為海外親人受人羨慕，但彼時社會環境，大家對於海外關係心存謹慎。國際長途資費高昂，尋常家庭無力承擔，僑批和家書便是家人唯一的聯繫紐帶。先母丁明珠受過中學教育，為人熱心厚道，鄰里但凡有僑眷上門拜託，她從不推辭。很多在外漂泊的番客嬸，心裡藏著長久分居的惦念與柔情，細道出家常心事，托母親代為落筆。

寫信的時候，鄉親娓娓訴說：掛念親人居住在香港澳樓狹小的板間房，日日

勞碌做工；獨自守在家中，操持家事贍養老小，日夜盼著手續早日辦妥，一家人能夠團圓相聚。鄰里婦人長年獨守家門，牽掛羈港的夫君，萬般思念羞於直言，只能絮絮訴說居家生計、日夜惦念之情。母親循其心意，以尺牘雅言娓娓道來，將相思情懷藏於家常叮囑之間。這些家書不單單是通報生計、交代僑匯著落，內裡藏著長年分隔的思念、忐忑與柔情，母親代為執筆，大家口訴心應，由她斟酌字句，寫成含蓄溫厚的家書，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給阿嬤的情書》。

那個年代從福建到香港的書信先要送到廈門、香港的福建僑批商行，再轉轉交到北角、柴灣那些閩南僑民手中，一來一回動輒兩三個月。行文不能直白露骨，多用閩南人情裡委婉的說法，既要訴說相思，又要打聽在港謀生是否辛苦、還要叮囑在外保重、不必修家中老小，柴米油鹽的家常裹著綿長深情，看似普通家書，實則是隔海傾訴的情書。

母親熱心為鄰里代筆「給阿嬤的情書」，把分居兩地的牽掛融進字裡行間。在那個年月，一紙信情，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一家人餬口的依靠。很多身在香港、一心等著前往馬尼拉的閩南僑民，靠著這一封封信支撐心神，一邊辛苦做工攢錢，一邊托宗親奔走菲律賓的入境名額。不少人收到信之後，也再托僑批局寫來回信，交代香港的處境，寬慰家裡人放寬心，一旦手續辦妥，即刻回鄉接家人團聚。

此時香港正值高速發展時期，塑膠、製衣產業蓬勃興旺，市面繁榮昌盛，和內地形成鮮明反差。港英當局瞭解僑眷只是過境，給予臨時居留資格。大批晉江鄉親聚居在北角英皇道、春秋街一帶，形成閩南社群。初到香港，我們租住狹小的板間房，租金昂貴，居住環境侷促。因為沒有本地正式身份，很難進入工廠上班。同鄉婦女在家承接釘珠、縫製成衣、加工塑膠

搬好後先稍微洗過手腳，然後拿垃圾去倒掉，在此中等過了近一小時後，洗澡洗衣服是必然行動。

追著陽光的尾巴晾上去，然後悠著點寫下這些「牛肉眼」時已經兩點多，等下自然是得去小憩一下嚟。

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對於我們這種進入第四青春期的老老頭，的確有個操守有持不妄作的自律需求，好在我已經把它培養成了自覺。

這都是我牢記年輕時的一句「隨時準備死去，但要問心無愧」的觀念，到了這時，所謂問心無愧早已改變成不是主觀感覺，而是客觀效果的自律了。

昨日才在媽媽房間開的風扇日夜不停，我在風扇前秉筆直書，這

是一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實錄，也是我「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現在進行時。不知大家的日子過得怎麼樣了。

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謝如意

烈日當頭提畚箕偶錄



心底流雲

剛剛村委來看過小院子前的電線桿，認為可以把下部腐蝕的刮掉，然後進行電焊加固，再塗上防腐漆就可以了。

交談間聽得拙內說鄰居有路要上水泥瀝鋪路面，而另一鄰居急忙把自己在公路邊的牆面陪護壓實保護，於是想到我邊也是路邊有圍牆，圍牆牆基也該保護。於是，在烈日當空的

午間，我迫不及待地動手了。

恰好鋪路主人經過，他說還有些土，也有畚箕和鋤頭。

讓我把那土粒一畚箕一畚箕地提來放在圍牆邊壓實。

一畚箕的土太重，搬提比較吃力而易疲勞，於是我用半畚箕左右搬動大概半個多小時完畢，後來的鋪路年輕主人還問我還要否，如果果他可以鏟來我用。多謝他一片誠意和善良！

毫無疑問，搬運活中出了大身汗，

是一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實錄，也是我「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現在進行時。不知大家的日子過得怎麼樣了。

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ine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描此二維碼公眾號

商報

Android 客戶端下載